

他是一个小人物,他似乎没有姓名,所有人都叫他小胖子,稍许正经一点会叫他章胖,因为他姓章,但几乎从来没有人会称呼他全名,何况大多数人都压根都不知道他的全名;他似乎没有家庭,父母都已去世,惟有一个姐姐也远在澳洲。年届中年,至今还光棍一个。一次聚餐,在座的有一个热心人士,撮合起这桩事,找来一拨子年轻的朋友,隆重推出小胖子,但那晚以后就没有下文,小胖子一直还是孑然一身;从没有谁核准过他究竟在哪里供职,没有一个言之凿凿的固定单位,你猜不透他的身份,你也猜不透他常年来何以维持生计。

## 小人物的古道热肠

陈圣来

然而,他似乎结识许多在常人看来称得上的大人物,从将军到院士乃至局长、校长、院长、机长等等。他生性豪侠,热心到似乎永远为他人而存在,什么大事小事都可托他,他不会不竭尽全力地帮你去办。

我们都说农村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城市是生人社会、契约社会,尽管现在的城市化率已将近60%,但社会还是脱胎不了关系社会的窠臼,大大小小诸事总有遇到需要托人的情况,于是小胖子往那变得十分抢手,他也乐此不疲,套句现在的俗语,他要么在帮人办事,要么在帮人办事的途中。

社会上有一种人擅长操纵人际关系,以便从中牟利。但小胖子不是,他并不功利,不贪图从帮人办事中捞取什么好处,待价而沽或者利益交换这些都不太与他沾边,因此大家对他都心无芥蒂,加之他胖乎乎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所以总能给人带来愉快的心情。他的古道热肠最可能的注解就是在这种无私帮忙中喜刷自己的存在感,享受别人

对他的感激和赞扬。当然,他也不是神仙,并不是所有承诺都可以兑现,总有力不可逮之时,而他又羞于回绝人家,于是他最好的方法是临时隐遁,那几日短信、微信、电话都找不到他,这时往往托他办事之人会抱怨会吐槽,其实他们不想想此事与他何干?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不明之冤。当然,消失了一个时辰,他又会出现,好像从没有发生过此事,他不会解释,对方也不会追问,于是岁月的轻纱就遮蔽了记忆的印痕,某一天他又会托他,而他依然兢兢业业去办,他好像生来就为他人而存在而生活。慢慢人们养成了一种习惯,只有在需要他帮忙的时候才会惦记起他,而没有这种需要时不会想起他,他几乎在所有人的心中只应其需要而存在。这种不对称的交往他好像并不在意,他还是依然故我,有求必应。



刘斌篆刻

我与小胖子相识也有几十年了,其间托过他许多事,也帮过他一些事,但这些帮他的事大多并不是他自己的事,而是他受人之托的。记得第一次托他是二十年前,因为一位好朋友的母亲患了肝病,她很想去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吴孟超院士处就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于是我让小胖子帮忙,果然不久,他就与吴孟超院士接洽好了,完成了朋友母亲的心愿。还有一次我率队赴台湾举行四城市论坛,等所有手续办妥离会议开幕只有两天时间,但赴台通行证尚未到手,十几号人要出访,另外三个城市的专家学者都已翘首等候上海的代表团,那真是心急火燎。于是我找到了他,第二天一早他将我领到相关人员那里,之后的事情就變得有惊无险了。平时我和小胖子之间也较少走动,但他冷不丁会来找我,一会送来一盒静安寺的素月饼,一会送来玉佛寺大和尚书写的春联,其实我并不需要,但难

得他的一份诚心。有时他也会来麻烦我,无非是一些小事,比如索要几张艺术节的票子等等,我知道都不是他自己要看,而是给哪个医生哪个护士哪个军人哪个来自北京的客人。此类等等,生活就这样平平淡淡、细细碎碎地过去,说不准小胖子哪一天还会登门,说不准哪一天我还会有事请他帮忙,然而没有机会了,突然间一切戛然而止,他不辞而别,年仅49岁,就像一粒微尘无声无息地飘走了。当形形色色的日再想起他的时候,他不会召之即来,因为上苍也需要他的古道热肠,他到那边世界去帮忙了。

西哲有言:“认识你自己。”但对于肾这个“生命之根”来说,又有多少人能弄明白其中的真谛呢? “肾”字,从月,指人的肉体;从坚,站在高坡上瞭望守卫,初义表示国土或城墙牢固、结实。坚字的诸多“表亲”所承载的家族基因,大体上包含了掌控、管理、组织、动员的义涵。比如,作为紧,意指结实捆绑俘虏;作为贤,意指管理、把控能力超强。传说中“三皇”之一的地皇伏羲,名字里就带着与坚有关的要件。他的为政之所,在如今的河南熊耳山、龙门山一带,那里正是黄河中下游的交界处,包括渭河在内,至少有五条河流交汇于此。熊耳山、龙门山紧扼着下游人口密集区域供水的咽喉,具有“中国之肾”的功能。地皇也正是通过调控龙门之水,掌控了下游众多诸侯国,保持了国土的牢不可破。其中含有“坚”的要件,体现了与“坚”有关的管控能力和智慧。照例世神话语的“议题设置”路径和手法,该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追授褒奖吧。

## 硬核的『生命之根』

趣解汉字「肾」  
沙水清

当然,在西医的解剖学意义上,肾作为人体重要器官,其功能主要是平衡体液、排毒、调节内分泌,但中医的“肾”是具有整体生命意义的器官。这个分布在腰部两端的“腰子”,具有诸多玄妙意味,只能“坚”而不可“虚”,是个“哲学器官”。

肾管控制和调节着生命,生命靠肾来掌控和把持。这样的使命担当,体现了肾中之“坚”的功能,唯有“严、紧、硬”,方能固精强本、阴阳平衡、内外协调,打造和调摄健康的体魄。假如放弃这个“肾中之坚”,或者不好好发挥“坚”的卓越功能,造成系统性的“宽、松、软”,那将会产生怎样的恹恹病体?

健体强身尚如此,其他如治国平天下诸大事要事又当如何?



得兴不妨闲觅句



崑刀截玉露泥痕

刘斌篆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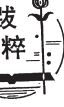
曹正文兄邀我为《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上海文化出版社增订版)作序,我最初觉得已有冯其庸教授写得那么好的“序言”,同时金庸先生也对这本书做了很高评价,认为它“甚有见地”,我也深表赞同。正文寄来几部文史札记与武侠评论的作品,我都已读了,深受感动。在我心目中,正文在“金学”研究中已作了不小的贡献,他写的这几本书,文字精致活泼,我都喜欢读。故感觉再增新序似无必要。但近日我再次阅读《袁崇焕评传》之后,又觉得金庸先生有些看法非常重要,应引起我们重视。

## 我读金庸笔下的人物

严家炎

金庸、梁羽生、古龙是都受过很好的教育,钟情于传统文化,而又具有现代思想人的智慧与品德的化身,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摒弃了旧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好斗的倾向。他们写的一些为国为民而又富有独立个性色彩的侠士,而不再是某些旧武侠小说中那种官府的私顺奴仆。在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新派武侠小说尤其金庸的小说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包括一些大科学家的喜爱,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明朝的覆灭,其实始于神宗万历中期。神宗即位时只有十岁,张居正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北方异族的蒙古人每次入侵大都大败而归。但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去世。二十岁的神宗皇帝亲自执政,他将张居正的家产充公,逼他长子自杀。



序跋精粹

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神宗一次搜刮矿税二百万两。这是交入皇帝“内库”(宫内)的数目。神宗当时已吸食鸦片。他竟然长达二十五年不上朝。故赵翼《廿二史札记》提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袁崇焕是何人?袁崇焕这样一位对明末全局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为何竟被崇祯所杀?金庸为什么要《碧血剑》内增写《袁崇焕评传》这样的长文?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金庸说:“袁崇焕是真正的英雄”,“他的性格像是一把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袁崇焕到宁远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筑城。他定下修筑的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监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墙厚实,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满清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渡辽河绕道攻宁远,袁崇焕决意抗敌。他刺出自己的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袁的母亲和妻子也搬动宁远城中来往,决心与宁远共存亡。激战中清将努尔哈赤受伤,不得不退兵。他回到沈阳附近,伤发就去世了。

所以,崇祯杀害袁崇焕,实际就是毁灭了明朝最重要的保护神。

正文兄这本书内收了一篇他新写的《金庸新武侠对中国文学的三大突破》,与笔者讲的《金庸新武侠的“文学革命”》的内涵与见解很相合,我也表示赞同。正文是章培恒教授的私淑弟子,随章教授学习文史三年之久,获益甚多。章培恒教授也是我敬佩的好友,可惜他走得早了。

(本文为《金庸笔下的一百零八将》序,有删节)

## 淮海中路上的面馆



杨忠明

上海人喜欢吃面,到苏州观前街一定要弄碗三虾面、焖肉面、爆鳝面饱饱口福,现在上海街头苏式面馆开了不少,店堂常常客满。

不久前,朋友任辉、沈嘉祿邀我到打浦路上的“老人和”品尝糟门腔、糟猪肚、糟毛豆,咪一口黄酒,夹一筷糟货,满嘴醇香,最后端上来一碗三虾面,大喜,原来楼下就是从淮海中路搬过来的沧浪亭面馆。又读到篆刻家陈茗屋写的“沧浪亭”旧闻,他说最早的上海沧浪亭苏州面馆在重庆南路122号,原来是徐家烟纸店,1950年徐家将店面一半分给苏州来的王寿平开面馆。我在1948年上海地图寻找到重庆南路裕德里弄堂口左手边122号果然是徐家开的“俊仁号”烟纸店,店面大约十平方米,取名“沧浪亭”点出了苏州面馆的精巧雅致。查上海老地图,苏州“陆稿荐”熟肉店有许多家,我意外寻到成都南路76号一家“杜三珍”熟肉店,原来当年沪人已经在享受苏州杜三珍焖肉的幸福了。“沧浪亭”以售面点为主,该店的葱油开洋拌面、三虾面,味美鲜口,囊时,文化名人吴湖帆、钱君匋、丁是娥、严雪亭等都是沧浪亭的常客。1957年“沧浪亭”迁至重庆南路9号营业,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去吃过焖肉面。从前,淮海中路附近面馆比较少,雁荡路口有家“味香斋”,这是解豫凡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雁荡路附近开的西冷冷饮店,后来迁到这里改为味香斋面店,请来巨鹿路上“牛肉面大王”绰号叫“王大块头”的王献之,及“歪头小无锡”掌门,这里的麻酱热拌面、咖喱牛肉汤、五香牛肉面及苏锡帮浇头面卖得火热。曾任四明里的汪回忆,重庆中路66号老字号永茂昌面馆,特色面拖排骨面、鱼片面,面浇头非常入味,三角四分一碗,他经常看到农民送半斤猪肉来,店经理请农民吃面。1965年光明邮点中心店以卖菜、肉、豆沙中包闻名,我外婆带我去吃虾仁面,真鲜,外婆自己舍不得吃,坐在旁边看着我吃得开心,这是我55年前在光明邮吃面,难忘的记忆……

我曾去“淮国旧”东边的老松顺饭店里吃过素浇面、面筋、百叶包,据马尚龙的朋友,老松顺原来的经理回忆:“此店是1937年龚先生开在新城隍庙百花商场的弄口北侧,1953年迁到淮海中路394号,早上下午卖点心,有各式面条、小笼包、单档。”作家吴亮曾写到老松顺,“请父母亲去老松顺吃饭,出门前母亲将几件衣服换来换去,临走前还擦了口红。坐定后让父母点菜。父亲说,简单些,我只要一个咕佬肉,一个蚝油芥蓝。”

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对面弄堂里藏着一家有人叫它“康绥公寓”面馆(现在是北万新点心店),当年,大锅里煮着一大块牛肉,烧出的咖喱牛肉汤,香气四溢,吸引着路人,这里的牛肉面、牛汤面、肉丝汤面、炒面、锅贴样样好吃,碗筷洗好后一定要放在一汤烧得滚烫的大锅里烧煮消毒,墙上挂红纸条,写着:“传染菌请清晰下一张,我们特别消毒,谢谢。”店家讲卫生,食客吃得欢。



若干年后,当我回望2020年的这个春天时,必定会激动不已,必定会记得我和同事们与新冠病毒进行斗争的日日夜夜。

1月21日晚上,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心接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转诊任务,我们与新冠病毒的战斗就此打响!

负压车是经过特殊改装的急救车,专门用于转运新冠肺炎病人由各家医院转送至位于金山区的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由于与病人近距离接触,存在一定暴露风险,加之执行72小时工作制,施行全封闭管理,所以负压车组是一个充满心理与体力挑战的岗位。

1月24日,得知急救中心将要组建第二支负压车组后,我第一时间报名请战。我是一名经历过SARS的急救“老兵”,共产党员,大疫当前,义不容辞。

1月27日,我正式入组。很快,转送任务接踵而来。有时一切准备妥当,却接到稍事等候的指令,这一等可能就要一两个小时,为了节约装备,大家都舍不得脱防护服,待到出发时,早已汗流一片。而完成一趟转送任务至少需要4至5小时,口渴!上车前不敢喝水;胸闷!N95口罩让人呼吸不畅;头痛!口罩、护目镜、面屏如同金箍一般箍在头上。特别是行车途中,为了减轻护目镜起雾造成的视线不清,只能开着车窗,任凭凛冽

的寒风对着头吹,于是头是冰凉的,身体是湿热的,让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冰火两重天!

结束任务后,看着彼此被N95口罩压出深深痕迹的脸,防护服下被汗水湿透的衣物……大家相视一笑,没有豪言壮语,却是攥紧拳头、默默咬牙,告诉自己“坚持,我们一定会胜利”。然后,整理好装备,等待下一次出发!

## 奔驰在抗“疫”路上

马俊杰

3月起,我开始从事日常防病工作,主要执行新冠疑似病人、密接人员、集中观察者的转送任务。浦东国际机场是外防输入的主战场。我们都知道,防病车多接走一名乘客,机场就少一分压力,上海就多一分安全。为了缩短防病车洗消后的等待时间,大家宁愿忍受消毒液刺鼻气味的侵蚀也坚持在喷洒消毒后立即返程;为了加快周转速度,大家尽量压缩休息时间,饿了,啃一口面包;累了,喝一口饮料;困了,打一会儿盹;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将机场的病人清零。

为了守好上海的东大门,夜以继日,加

班加点是工作常态。

4月6日,上海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顺利返沪。第二天傍晚我又接到新的任务——为市一医疗队的隔离休整做连续14天的医疗保障。

稍作准备后,我和驾驶员闵林枢师傅赶到了保障点,连夜与浦南医院保障团队对接工作方案、调试急救设备、熟悉道路环境、勘察从驻地到定点医院的最优路线……做好这一切时已是半夜。4月20日,医疗队结束休整,5辆大巴满载队员们回家了。我们的保障车跟在车队后面,想起为抗疫做的点点滴滴,只觉得春风拂面,原来窗外早已是人间四月天!

现在,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的重大成果,我已回归正常急救工作。3个多月的抗“疫”经历,有饥渴交加的苦、有雍软如泥的累,但更多的是被人点赞的甜和完成任务的乐。一辆辆救护车就是一座堡垒;一位位急救人就是一个战士;一名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人民筑起“生命防线”的初心和使命让我们一路前行,壮心不已。

## 十日谈

党建战“疫”  
责编:郭影

那天,她在武汉金银潭医院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心愿。